

论清初联章词叙事

赵 贇

【摘要】作者以吴绮的六卷本《艺香词》和陈维崧櫟栝《兑阁遗徽》的联章词为例,辨析空间主导型联章词如何叙述历史传奇和个人日常生活。清代以前,词人多采用以时间顺序主导的联章词叙事,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主要用来记游写景,叙事能力被长期低估。清初词人打破二者的经典分工,发展了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组成系列叙事专题。

【关键词】联章 清词叙事 空间主导 吴绮 陈维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5-0109-07

词通常被认为不宜叙事,展现复杂的叙事脉络以及描绘激烈的戏剧冲突往往需要详尽的篇幅,而词音律精严、寄兴深微的文体特质则对词人的叙事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换句话说,“以词叙事”具有与其文体特性相适应的特殊表现形式,我们可以透过形式的演变轨迹一窥“以词叙事”的发展脉络。目前学界偏重宋词的叙事研究,^①有关清词叙事的研究亟待深入挖掘。有关清词叙事的论述多与“词史”说相联系,并且主要集中在晚近词坛,如以蒋春霖、张景祁、晚清四大家等词人为代表的苦难叙事研究相对较多;极少涉及词的叙事形式的变革。因此,本文试图从联章词叙事这个角度,论述清初词人如何通过改革联章体,推动“以词叙事”的进程。

如果说周邦彦“于短短小令中写复杂故事”代表了小词叙事的高峰,“当时无人能及,后世亦少有敢企及者”,^②那么清初词人大量采用联章组词形式叙事,则显示出他们试图开辟叙事新天地的野心。从个人视角出发,通过日常细

节讲述历史传奇和现实人生,是清初词叙事的重要内容,看似平淡的日常情境,在清初聚散不定的大时代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同时,清初词人还发展了与这两大主题相适应的独特体式——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下文将主要以吴绮和陈维崧的联章词为例,分析清初词人如何改进传统联章体,组成系列叙事专题,从而折射出清初“以词叙事”的新变。

一、联章词的经典分工与清初新变

联章词指以两首或多首同调、异调的词组

^① 如吴世昌先生《词学论丛》收录的《论词的读法》、《片玉词三十六笺注》、《周邦彦〈少年游〉赏析》等系列文章,指出清真小令的叙事章法可比拟与近代短篇小说。张海鸥先生《论词的叙事性》一文则从整体上解析词的文本叙事结构和特点。董乃斌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一书亦有专章讨论古典诗词的叙事。

^② 吴世昌著《词林新话》,吴令华辑注,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合成一个套曲，用以歌咏某一类题材。^①诚然，联章手法用于叙事早在《云谣集》中已有先例。唐圭璋先生曾指出：“诗有叙事一体，词亦有之。欧阳修尝以《采桑子》咏西湖之胜，赵德麟尝以《蝶恋花》演述《会真记》”。^②然而同样是“以词叙事”，《采桑子》和《蝶恋花》却分属“横向型”和“纵向型”两种不同结构。^③所谓“纵向型”指的是以时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结构，“以词来连续写一个故事或一段情景”。^④词作讲述的故事情节具有延续性，从总体上构成一个意义完整的叙事文本。“横向型”指的是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结构，通过并列一系列同一性质的事件，形成内部平行结构，强调事件主题的一致性。由于以时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多采用历时性叙事方式，易于层层铺叙，开合顿挫中彰显故事脉络。因此前人常用来描写爱情，一曲起，一曲讫，中间词作分叙情人间的聚散离合，便于清晰地展示事件的发展轨迹。^⑤反观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多运用共时性叙事，更注重题材相似性，而不是情节的连贯性，因此很少染指爱情。它的主要任务局限于记游，书写当地风光习俗，文人雅集之乐，以志一时盛事。^⑥清代以前，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组词的叙事能力被长期低估，清初词人对联章体的改造，打破了二者的经典分工，表明清人努力拓宽联章词的叙事领域，试图以空间序列主导型联章词为标志，树立与清真小令、赵德麟商调《蝶恋花》相抗衡的清词叙事新范式。

回顾以往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就能发现这些联章词的叙事成分往往停留在记叙游历行为本身，极少探究地点背后的人文故事。单纯记录遨游酬唱难免乏味，风景与人文的结合却能折射出时代的印记，展露叙事者的“诗心”。遗憾的是，从舆地建置中辑佚逸事、评述历史，在宋人的传统观念中多由诗文承担；由于没有充分挖掘景物背后的人文故事，造成抒情与叙事比重失衡，无论是欧阳修述颍州西湖之胜的《采桑子》，潘阆歌咏钱塘的《酒泉子》，还是王安中放怀湖山的《安阳好》，都只是泛咏一地风光，景物无一例外地透出词人的盘泊之

意、缥缈之情。然而就叙事性来说，上述这些记游之“事”并没有传达出词人的独特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简单概括就是词人曾来过某地游赏而已。至于何地并不重要，我们似乎可以相信，词人会用语带烟霞的笔调，歌咏任何一地的美丽风景。一旦词人叙述的“事”缺少自我介入意识和切身共鸣感，他抒发的“情”就很可能沦为程式化的文人趣味，导致叙事流入“只叙人物风土，而鸳瓦飞甍，屡见叠出，了无意味”的套语中。^⑦

二、清初联章词的历史传奇书写

清人大力发展“横向型”联章词叙事，不是偶然现象。这种独特的平行结构，本身也经历了漫长的焦点转移过程：由单纯叙“景”记

- ① 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主编《中国词学大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
- ② 唐圭璋：《〈云谣集〉杂曲子校释》，参见陈仁之、颜廷亮《云谣集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 ③ 本文对联章组词叙事结构的分类借鉴了刘永济先生《宋代歌舞剧曲录要》一书对鼓子词的分类。刘先生指出“鼓子词皆用一曲连续歌之，以咏故事。其方式有二：一为横排式，一为直叙式。横排式者，并列同性质的故事，以同一词调歌咏之；直叙式者，直述一事的首尾，亦以一调反复歌咏”。
- ④ 吴世昌：《词学论丛》，参见《罗音室学术论著》第2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70页。
- ⑤ 以韦庄《女冠子》为例，第一首由情人作别写到别后相思，第二首紧接着由相思入梦到梦后悲苦，一气而下，显得线索分明，结构严谨。
- ⑥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月份或四季描写地方风物人情的作品依然应归为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以欧阳修十二月《渔家傲》鼓子词为例，虽然每首词的开篇都标明了月份，但贯穿这12首词的核心却是节令风情，词作所要凸显的是发生在不同节序里的赏心乐事，作者意兴盎然地歌咏着人日剪彩、元宵观灯、上巳修禊、清明踏青、端午缠粽、七夕乞巧、中秋拜月、重阳采菊酿酒、冬至排宴祭祖等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这意味着前后词作没有时间上的起承转合关系，词作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所谓按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结构，强调事件的连贯性，呈现出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动态过程，而十二月鼓子词里的十二个月份不参与事件进程，不属于叙事要素，反倒类似说唱故事的模版，形成一种描述时令风俗的套用格式，它的本质是节令词。
- ⑦ (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参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3页。

游到写“景中事”，最终才演化为清初词人笔下的“事中景”。南宋末年国运惟危的时代，曾涌现出大量以咏史怀古为主题的联章词，“西湖十景”词就是其中的代表。^① 这些以具体名胜为题，平行排列的联章词，改变了以往泛咏景物的模式，词人描写风景时注入了对时事的关切，叙事性无疑大大增强了，产生出“感慨生哀，时政之失，隐然言外”的艺术效果。^② 国势式微，风雨如晦的时刻，南宋末年的“西湖十景”联章词，用比兴手法暗写国势，“多感时之语，时时寄托”，^③ 虽然只是个别语句表达忧时之心，^④ 尚处于书写“景中事”的阶段，但无疑为清初词人进一步改造空间顺序主导型联章词，使其由以“景”为中心转变为以“事”为焦点，提供了借鉴。

清初词人大量运用“横向型”联章词咏史怀古，借凭吊古迹寄托黍离之悲。无情的历史与当前现实遥相呼应，遭遇了易代变革的清初词人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解读兴亡，进一步深化了“西湖十景”型联章叙事模式。如吴伟业《满江红》白门感旧、过虎丘申文定公祠、金陵怀古、蒜山怀古，余怀《望海潮》金陵怀古、钱唐怀古、吴门怀古、广陵怀古等词都是联章怀古的佳作。与这些联章词相比，吴绮的六卷本《艺香词》则是一部被遗漏的经典。^⑤ 词人借鉴风土笔记的撰写体例，按照地理方位顺序，串连起景物背后的历史故事，把地方风物文学景象化，唤起读者的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词作的“景”由此拥有双重身份：既是真实存在的地点，又是历史传说的发生地。词人将当下亲临的古迹转化成历史传奇的发生现场，通过重回历史现场还原不为人知的细节，书写兴亡传奇，真正完成了从“景中事”向“事中景”的转变。

吴绮（1619—1694），字菌次，一字丰南，号听翁，一号麓叟，别号红豆词人，江苏江都人，安徽歙县籍，贡生。官浙江湖州知府。有吏能，人谓其多风力，尚风节，饶风趣，称为“三风太守”。^⑥ 他的六卷本《艺香词》共 223 首，堪称“以地系事”的典型。包括《歌吹词》32 首、《萧瑟词》43 首、《扶醉词》39 首、《水

嬉词》33 首、《登楼词》38 首、《凤乡词》38 首。这 223 首词分别以扬州、南京、杭州、湖州、安徽、苏州这六地为中心各自成卷。同时，每一卷都还按方位细分，依照事件发生地的位置，大致遵循由东至西，由北至南的编排原则。此外，词人还借用志书体例，223 首词全部在序言里标示历史遗迹的地理方位，交待位于府城或郡城多少里，甚至如今现状。可以说，吴绮将“以地系事”原则运用到联章词叙事上，将地理景象与文学景象合二为一，从历史遗迹中挖掘出丰厚的文学遗产，形成讲述历史传奇的系列故事专题。

如《萧瑟词》以南京为背景，《一剪梅》含章殿、《清平乐》芳乐苑、《南楼令》临春阁、《辘轳金井》燕支井、《离亭宴》新亭、《霜天晓角》麾扇渡共同谱写一曲六朝往事；以苏州为背景的《凤乡词》描写的则是吴越旧闻：《阳台梦》姑苏台、《醉红妆》灵岩山、《虞美人》馆娃宫、《夜游宫》响叶廊、《山花子》采香径、《归国遥》阳山、《明月棹孤舟》锦帆泾、《长相

① 楼俨《洗砚斋集·书西湖十景词后》记载：“南渡诗人若陈允平衡仲、张榘叔安、周密公瑾、奚？倬然，皆有‘西湖十景’词。……‘十景’先辈寄之歌咏者多，恐又不止公瑾词矣。”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也曾言：“周公瑾、陈君衡、王圣与，集虽抄传，公瑾赋《西湖十景》，当日属和者众，而今集无之。”

②（清）陈廷焯：《大雅集》卷 3。

③（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 2，参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 4 册，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3806 页。

④ 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曾评议“西湖十景”词：“《探春·苏堤春晓》云：‘搔首卷帘看，认何处六桥烟柳。’《秋霁·平湖秋月》云：‘对西风凭谁问取，人间哪得有今夕。应笑广寒宫殿窄。露冷烟淡，还看数点残星，两行新雁，倚楼横笛。’《扫花游·雷峰夕照》云：‘可惜流年，付与朝钟暮鼓。’《暮山溪·花港观鱼》云：‘宫沟泉滑，怕有题红句。钩饵已忘机，都付与、人间儿女。濛濛兴在，鸥鹭笑人痴。三湘梦，五湖心，云水苍茫处。’《齐天乐·钟屏晚钟》云：‘御苑烟花，官斜露草，几度西风弹指。’似此之类，皆令人思。读之既久，其味弥长。诸词作于景定癸亥岁，阅十余年，宋亡矣。”

⑤ 下文关于吴绮的词作均引用自国家图书馆藏《艺香词》六卷本，康熙刻本，张玉龙：《怀古与经典——清初怀古词与词学复兴》一文曾对吴绮六卷本《艺香词》进行了专门的文献考察，详见《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

⑥ 吴绮生平可参见汪超宏《吴绮年谱》，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思》鸡陂、《一痕沙》销夏湾的主角是吴王与西施，《杏花天》走狗塘、《临江仙》胥山的主角是伍子胥，这些联章词俨然谱写出一部《吴越春秋》；以扬州为背景的《歌吹词》述写的是隋朝演义；《镜中人》隋宫、《秦楼月》迷楼、《月宫春》月观、《阳台梦》鸡台、《夜游宫》萤苑、《踏莎行》隋堤、《燕归梁》玉勾斜、《醉公子》九曲亭、《南柯子》雷塘这些联章词串联起隋炀帝的一段末路时光。

值得注意的是，“以地系事”原则与清初词人借鉴历史传奇的叙事手法有密切关系，折射出清初词人用个人视角书写“人性化”历史的叙事观。那么“横向型”联章词是如何在“以地系事”原则的指导下发挥文体优势，创造一个多向度的叙事时空，展现历史的多个侧面，多角度地体察人世情状的呢？

首先，“横向型”联章词按地理方位排列所要叙述的事件，弱化了时间的次序感，叙事悄然由时间维度向空间维度转变。词人打破线性叙事时间，让散落在不同地点的古迹背后的故事遥成互见关系，恰好符合清初词人通过细节展示历史无常，截取片段讲述历史传奇的叙事手法。通过运用“横向型”联章词，历史传奇人物的人生片段也形成平行结构，彼此呼应。

其次，“以地系事”意味着词人通过联章词内部的“互见”，形成富有跳跃性的叙事节奏，暗示事件间的微妙联系。看似简单的空间编排，其实传达了词人对历史的独特省悟。“以词纪事”的根本叙事动力是展现词人的“词心”，由于词人对历史兴亡的反思是感悟式的，相比追根溯源的逻辑论证，透过有意识的空间排序，暗示人物命运与事件走向，多角度地体察人世情状，更能展现“以词叙事”的特色。如吴绮笔下的隋朝逸史，词人通过彼此呼应的平行结构，展现历史的多个侧面。^① 历史结局无法更改，诱发结局的因素却纷繁复杂，抱着同情理解的心态解读历史传奇人物，挖掘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间的幽微联系，正是清人对“以词叙事”内涵的崭新诠释。互见法在时间顺序主导型联章词和单篇小令中通常难施拳脚，“以地系

事”原则充分展现了空间主导型联章词的结构优势，利用独特的平行结构形成“互见”，用蒙太奇式的场景切换，捕捉瞬间性镜头代替严密的逻辑论证，展现清初“以词叙事”的独特魅力。

再次，不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的叙事手法，除了赋予凝止的场景以活力，令定格的故事画面形成互见关系外，还制造出“重回历史现场”的氛围。一方面，词作书写的事件多取材逸史杂传，具有一定的虚构性，但词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却真实存在。另一方面，词作叙写的故事地点具有针对性。“以地系事”意味着由特定地点引出一段独属该地的故事，区别于泛咏历史兴亡的金陵怀古、扬州怀古等词。词前序言对胜地古迹的方位考证，增强了词作叙事的可信度，围绕真实地点，想象故事细节。如吴绮六卷本《艺香词》里的许多古迹，既曾上演过一幕幕历史传奇，又是词人曾游历或居住过的场所，^② 这些地点对于他来说分外亲切和熟悉，这种独特经历令词人扮演起历史故事传承人的角色，今日笔下回溯的历史传奇杂糅了古人和自我的双重故事，历史想象与现实场景的对接，碰撞出虚实相间的奇妙火花。

① 如《秦楼月》写迷楼“稚女居之，衣罗单裳，倚槛望之，势若飞举……楼中千门万牖，上下金碧，工巧之极，自古未有。人误入者，终日不能出。帝喜曰：‘使真仙游此，亦当自迷。’因名之曰迷楼。”与《燕归梁》写炀帝葬宫人的玉勾斜“田夫耕出旧金钗。香犹腻、血空埋。君恩久去青山改。”遥相照应。《镜中人》写隋宫“夫紫泉已锁烟霞，而彩树难紧兵燹，帝亦宁知钟鼓暮鸦，更无棲处也。然常引镜自照，亦有早识，但梦醒吴公，都无改悔，其故何哉。”可与前文引用的《月宫春》帝后月观里彼此宽慰，《阳台梦》隋炀帝鸡台夜遇陈后主和张丽华故事互相参看，它们共同扮演着岁月对人间的无情嘲弄。此外，在序言里具体点明后面词作将要书写的地点，也是一种互见手法。如《月宫春》写炀帝恋生怕死，词序末尾冷静地补叙“后及于难，死葬雷塘。”《南柯子》描写雷塘旧事，序言首先写道“炀帝每携宫人来游，后即葬此”与前作呼应（以上词作都出自《鼓吹词》）。

② 如《小重山》康山、《秦楼月》迷楼（出自《歌吹词》）；《望远行》周孝侯台、《茅山逢故人》冶城、《醉垂鞭》长千里（出自《箫瑟词》）；《愁倚阑令》雷峰塔（出自《扶醉词》）；《武陵春》栖霞山、《荆州亭》墨妙亭（出自《水嬉词》）；《锦春堂》程忠壮公故居（出自《登楼词》）；《浣溪沙》越来溪（出自《凤乡词》）。

最后，“横向型”联章词内部的平行互见结构，解构了把兴盛或衰败视为终极结局的观念。如吴绮的《杏花天》截取唐时太守在争春馆开筵赏花，人花争春的一瞬间；《江月晃重山》则将欧阳修在平山堂以花传客行酒，戴月而归酒的画面定格。朝代在更替，故事的主角在变换，故事的发生地点也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簪花劝酒的风雅情怀。当我们将繁华与凋敝视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时段，审视它们所处的趋势和走向，两者将呈现别样面貌。当下的低迷未尝不可视为上升的波谷，片刻的巅峰也可能成为下降的波峰。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我们由此获得宽慰和解脱，因为人世的波动蕴含着无限希望与可能。平行互见结构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叙事”中包孕着“诗心”正是清词叙事的亮点。

三、清初联章词的日常叙事

清初词人除了用“横向型”联章词书写历史兴亡主题，还把联章体的叙事领域拓展到个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空间型联章词的平行结构具有截取瞬间镜头叙事的优势，每一个单篇自成圆融境界，同时又能组合成一个整体，恰好与词的日常叙事手法相配。联章体使得那些原本孤立的单篇，与其他记录词人日常生活的词作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完整地勾画出词人的日常生活轨迹，共同展示词人对现实人生的独特体验，显示出清词日常叙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个人情事虽然属于时间顺序主导型联章词的经典叙事领域，然而极少全面展示词人日常生活里的爱情。不同于与以往“纪艳”题材，清初词人开始将男女恩爱的触角延深到家庭生活琐事，并大胆使用拥有平行结构优势的“横向型”联章词，正面书写夫妇居家乐事。词中的女主角不再代指某类供人享乐的歌伎舞女，她是血肉生动的独立个体，不再是文人趣味的投射物。我们应该如何解读“横向型”联章词的这种变革呢？本文认为，这与清初词人对日常叙事的改进有关，“言人所未言，而又不寻

常见闻之外”，恰好概括了清初词人描写个人现实生活异于前人的地方。^① 夫妻间温馨的居家生活，正是个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清初词人以自我生命的沉沦为代价，重新审视日常叙事价值的结果。

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被认为“一卷首首皆有本事，卷尾《洞仙歌》三十阙，尤可与其《风怀诗》参看，古来连用数十阙长调纪事者，盖自竹垞始也”。^② 其实，早在朱彝尊之前，陈维崧就已经用异调联章词正面讲述日常生活中的爱情了。^③ 他在《阎牛叟贯花词序》中写道：“牛叟向有悼亡之戚，曾为赋《兑阁遗徽》词十首”。^④ 阎牛叟指的是阎修龄，^⑤ “兑阁”是其妻读书的地方，^⑥ 《兑阁遗徽》如今已逸，但陈维崧十首词都有小序摘录《兑阁遗徽》内容，还分别拟定“逮下、佐家、齐世家、维摩天女、恰同参、证前生、琴弈双清、联吟、病榻闲情、采菱”十个标题，词作围绕着小标题和序言展开叙述，形成櫛栝关系。从这十首讲述阎修龄夫妇种种生活乐事的联章词作大致可以窥见《兑阁遗徽》的内容。试举如下几例：

- ① (清)李渔：《窥词管见》，参见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52页。
- ② (清)顾宪融：《填词百法》卷下，参见孙克强、杨庆存、裴喆编著《清人词话》(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页。
- ③ 陈维崧的这10首词分别是：《浣溪沙》(《全清词》顺康卷第7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94页)、《减字花木兰》(同上书，第3906页)、《定风波》(同上书，第3959页)、《祝英台近》(同上书，第3986页)、《洞仙歌》(同上书，第4000页)、《满江红》(同上书，第4038页)、《卓牌儿》(同上书，第4064页)、《月华清》(同上书，第4080页)、《泛清波摘遍》(同上书，第4175页)、《贺新郎》(同上书，第4257页)。
- ④ (清)陈维崧：《陈迦陵俚体文集》卷7，参见《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 ⑤ 阎修龄(1617—1687)字再彭，号牛叟，别号容庵、丹荔老人，山西太原人，侨居江苏淮安。阎若璩之父。著有《秋心》、《秋舫》、《冬涉》、《影阁》诸集及《红鹤亭词》。
- ⑥ 陈维崧曾在《定风波》齐世家为阎牛叟赋序言中交待：“牛叟《兑阁遗徽》曰：‘妻名仙竒，字少姜，女兄弟五人口者。予从兄自名其读书处曰‘兑阁’。’”参见陈维崧：《迦陵词全集》卷7，《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减字花木兰》佐家为阎牛叟赋

牛叟《兑阁遗徽》曰：“余世以盐筴起家，后中落，妻恒好语相慰，绝无交谪。”

鱼租雁税，健妇持门心力瘁。龟勉钱刀，助得男儿意气豪。家缘中落，轧轧机床拼织作。国士桥边，剩有萧萧冷砚田。

《祝英台近》维摩天女恰同参，为阎牛叟赋

妻屡劝予参访耆宿，究向上一着，而以钝根未果。近惭庞媪，远负莱妻。

水精帘，翡翠锁，不许俗尘流。绣罢鸯摩，窗畔茜绒唾。分明薜萝林香，楞伽寺静，只多了、阿奴旁坐。归去可。好趁水月潮音，早上雪山座。怪煞萧郎，弹指景光错。请伊试看人间，闲花浪朵，总一霎、笛声吹破。

《月华清》病榻闲情为阎牛叟赋

牛叟《兑阁遗徽》曰：“妻一生鲜情容，虽疾疾亦淡妆读史，余调之提学未至女秀才，矻矻何为？每憩耳天阁，日课童奴弗濯，余以丈夫当扫除天下为言，妻笑曰请从一室始。”

画尺吟瓢，笛牀茗椀，屏当娟楚如昨。记得前秋，满院西风斜削。绽三朵、五朵疏花，映一层、两层帘阁。墙角。课獠奴棕帚，桐阴闲缚。惯剪残灯读史，惹清狂夫婿，聊萧相谑。今古干卿，底事只须烧却。便尘世、小住为佳，奈心情、年来偏恶。黄鹤。竟骑他奔入，月中偷药。

阎修龄妻子的形象无疑十分饱满：她贤惠能干，在丈夫落魄时纺织持家，软语相慰；又能聪颖机敏，劝说丈夫一同参禅常先得妙悟；酷爱读书品性清雅，同时又风趣幽默，偶尔戏谑一下夫君。参照《卓牌儿》和《泛清波摘遍》，我们发现原来这位妻子甚至还有淘气可爱的一面，她身兼丈夫的闺中词友，甚至还向夫君索书新词于素帕上，出入袖中珍藏。并且还种菱湖西，常携侍女外出扁舟采菱游玩。总之，词人充分利用横向型联章的平行结构，从多个侧面讲述阎修龄夫妇间

的日常趣事。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以陈维崧为代表的清初词人则用“横向型”联章手法，多角度、多侧面地细写夫妻间的平常恩爱，词人通过夫妻间的日常对话，写活了一个时而慧黠，时而超逸，时而娇憨，时而沉静的多情少妇。更加有趣的是，《浮生六记》共有六卷，每卷专记一个主题，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恰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编排，陈维崧的十首词各自围绕小标题形成平行结构，二者采用的叙事结构是一致的。虽然《兑阁遗徽》难觅踪影，但以陈维崧和朱彝尊为代表的清初叙事词，却用独特的“横向型”联章方式，一写友人夫妇恩爱，一写亲历真情，讲诉充满了“平常意”又令人“长相忆”的爱情往事，上承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下启沈复的《浮生六记》，“情”字贯穿前后。

前文已经指出，辨析“横向型”联章词描写个人日常爱情生活的意义，应该置于清初日常叙事的整体框架内来进行思考。清初词人把自我的声音融入在日常叙事中，以“词心”为纽带，衔接起零散的日常琐事。由于词人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渗入每一个日常生活片段，原本各自孤立的事件，彼此形成了呼应关系，生成内部情感联系，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完整地勾画出日常生活状态。经历了词人感悟之眼审视的叙事词，才真正拥有存在的意义。正是由于“词心”的存在，清初那些叙述度曲观剧、记游唱和的联章词才能摆脱程式化的叙事模式，与其他记录日常生活的词作一起，共同展示词人对人生的独特体验。如吴绮的《思佳客》、《祝英台近》、《青门引》、《感恩多》、《醉乡春》、《浪淘沙》、《醉桃源》、《忆萝月》（以上均出自《水嬉词》）等，就以异调联章的形式叙述自己主持湖州时的风流盛况，并感慨“今往事不可复得，然一时簪裾诗酒之乐，尚留恋于清梦间。”人生往事如梦如幻，写来、读来，却历历

在目，因为词作叙述的不是一时一地之事，它诉说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情境。

四、总结

总之，清初词人打破了“横向型”联章词写景记游的局限，不断调整“景”与“事”的比重，由单纯写“景”转向“景中事”，最终发展为“事中景”的模式。按照“以地系事”原则的指导，以专题的形式讲述历史传奇，深情叙说被历史遗忘的细节，展现词人对兴亡沉浮的思考。此外，清初词人还利用“横向型”联章词的平行结构，全面展示个人的日常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用它来正面书写夫妻居家乐事。

“以词叙事”不仅是陈述一件事情的经过这么简单，而是在诉说个体与世界的关系，故事性源自人与外界接触所产生的独特体验与情愫，词中有人，词中有事，方能见出真性情。

[导师刘扬忠教授点评]

此文分别以吴绮的六卷本《艺香词》和陈维崧隰括《兑阁遗徽》的联章词为例，辨析二者如何使用空间主导型联章词讲述历史传奇和

个人日常生活。如果说周邦彦“于短短小令中写复杂故事，”代表了小词叙事的高峰，那么清初词人大量采用联章组词形式叙事，则显示出他们试图开辟叙事新天地的野心。清代以前，词人多采用“以词来连续写一个故事或一段情景”这种时间顺序主导的联章词叙事，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组词主要用来记游写景，叙事能力被长期低估。清初词人则打破二者的经典分工，发展了“并列一系列同一性质的事件，强调事件主题的一致性”的这种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并利用词序与词的隰括关系，组成系列叙事专题。赵贇这篇文章，受到古典文学研究界新近兴起的叙事学研究思路和理论的启发，对词的叙事功能和特点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以清代联章词为解剖案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文风端正，符合学术规范。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 光

The Narrative Method of Ci Poems in Chapter-after-chapter Styl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Zhao Yun

Abstract: Ci Poems in Chapter-after-chapter Style is usually the special form to narrate.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 this literary form is underestimated by a majority of researchers.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how poets of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develop Ci Poems in Chapter-after-chapter Style with space order to narrate. To illustrate this issue more clearly, it is essential to exemplify the Ci Poems of Wu Qi and Chen Weisong. Considering the vast reforms of structure about Ci Poems in Chapter-after-chapter Style, it is vital to draw a conclusion that Ci Poet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were purchasing a plantation about narratives.

Key words: Ci Poems in Chapter-after-chapter Style; the Narrative Character of Ci in Qing Dynasty; Space Order; Wu Qi; Chen Weisong